

王建强：无愧聋哑教育的使命担当

■ 本报记者 梦 杨

你见过聋哑人和你对话吗？见过聋哑孩子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舞吗？在北京通州私立人工耳蜗语言康复学校，我见证过。不仅是我，同行的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能用震撼来描述当时的感受，而后就是热泪盈眶。这些被社会边缘化、怜悯的群体在这里开始生命、人生的蜕变，迎接他们的将是前所未有的崭新世界。

从事十五年聋哑学生语言康复教育的王建强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十分平静。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是聋人人口最多的国家，20 世纪末，中国听障者的人数达 2057 万，远远超过了当时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这些聋人的故事和数字足以说明这些弱势群体在社会的重要性，国家的和谐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有限配置和政策机制的扶持。

“《千手观音》苔丽华她们，作为聋哑艺人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只是凤毛麟角。她们中 80% 的人，还游离在社会的最底层，接受人们的怜悯、承受着歧视，很少有人走进主流社会。”王建强说。“目前我从事就是这样的教育，聋哑人手术植入人工耳蜗后，到我们学校里进行内心疏导，教他们学习说话，礼仪、舞蹈及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语言功能训练，然后再输入到正规学校，与正常孩子一起接受同

规模，学校学生从最初的几个变成了几百个，校园从最初的 50 平方米发展到现在整体占地近 1 万平方米，下设北京市西城区人工耳蜗培训学校、北京市通州区人工耳蜗培训学校、北京市朝阳区澳美听力语言康复中心、通州区融合教育培训中心 4 个校区，保定市丽聪聋儿语训部、西安聋儿语训学校 2 个加盟学校。学校老师由一人增长到如今的教职工 100 余名，学校由单一的语训康复扩展到学历教育及文化技能培训，先后有 5 名大龄聋哑学生考入国家重点院校。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学一套自立的本领，为大龄孩子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康复后能自食其力、立足于社会。几年来，康复听障人群 3000 多人次，挽救了 3000 多家庭，为千万人谋幸福，为社会和谐安定做出了贡献。在以后的路上，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使更多的听障孩子更好地运用听说走进主流社会，为伟大的中国梦，践行自己的一份正能量。”

用心良苦的教育

1998 年，身家百万的王建强原本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家长把一个二十多岁的聋哑男孩交到他的手上，对王建强说只要能让孩子叫我一声爸爸要什么条件都行。于是王建强就开始一遍遍地教这个大男孩说：“爸爸妈妈好。”整整 7 天，他口干舌

王建强不得不与爱人米老师商量：“盖楼的土地好不容易批下来了，图纸也已经画好，我真不想放弃。”出身聋哑教育世家的米老师非常懂得丈夫的心思，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轻易开口。于是，二话没说拉起王建强到了银行，“抵押贷款卖房都可以，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学校盖起来。”米老师也坚持起来。

用行动赢得社会的认可

最令王建强痛苦的事，是师资力量流失，由于民办教育一切费用都需要自己解决，所以教师的待遇问题，一直是学校的硬伤。

今年 24 岁的陈佳，是学校 2009 年招入的第一批南京特教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在这里任教已经 4 年多，最近正考虑换学校。

今天是陈佳老师给孩子上的最后一节一对一的培训课，老师教得很认真，孩子也非常听话。

王建强说，其实我们这里的老师都非常优秀，这样学校要求老师不仅专业、有耐心还要有敬业精神。并且大多都是一对一授课，所以需要老师的名额远比一般学校多，可是我们学校的福利待遇根本跟不上。

这几年，王建强顶着所有的压力奋然前行，一有时间，就带着学生参加各种慈善活动、义演、比赛，及各种力所能及的义务劳动，并且走上街头宣传聋哑人的社会责任，提高孩子们的自尊心、自豪感及参与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赢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王建强时刻提醒他的学生，你们不是残疾人，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你们的付出，社会是有所回报的。他真诚的希望孩子们用自己的行动和真诚迎来社会的认可和接纳，缩短回归主流社会的距离。

十几年来，学校在王建强的不懈努力下在社会上小有名气，一些媒体进行跟踪报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都到学校来做支教工作，每到周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电影演员以及社会上的爱心人士都来做义工或者送孩子礼物，王建强心里充满了感激。

在学校收藏室里摆满了好心人捐赠的各种小礼物，尽管皮球已经脱落颜色，玩具汽车也没了轮子，但是都是孩子们的最爱，并且在最显眼的墙上挂着一个红色小本，上面写满爱心人，赠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时间、礼物名称、爱心人士名字电话等。王建强说，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中华民族沿袭几千年的美德不能丢，教育孩子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面对生活，这点非常重要，王建强强调。

作为私立学校，没有资格向各地教委伸手，也许是王建强的心中最脆弱的地方。他认为人格比金钱更重要，他要给孩子做出榜样，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要给予社会，自食其力。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所学校会得到国家认可，社会尊重、人们需要这样的学校。

书法成就了他的事业

初识王建强是几年前的一次偶然聚会，他很少讲话，50 多岁，只有挺直的脊梁和 1.8 米的身高，让人们感觉到他的军旅生涯。每一次，他都带几十幅自己写的书法，无偿赠送给朋友。

除此之外，就是讲述他的学校，联合办学的教育理念。

他的校长办公室，到处都是他的书法作品，他无以榜书、行书见长。他说，在从教这十几年，为排解苦闷与寂寞。下班后就是书法陪着他，每天都练到凌晨一二点钟，已经成了习惯。也许苦难成就了王建强的书法，



王建强的榜书“剑”被著名影星周润发收藏



著名影星苗圃收藏了王建强的书法作品

也成就了他的特教事业。

王建强，河北省涿鹿县人，著名书法家，现为中华书画家联合会主席，中国元亨通宝艺术馆董事长，通州私立人工耳蜗语言康复学校校长。加拿大世界书画家协会首批会员，美国世界艺术家协会会员，

王建强 1976 年入伍，研究生学历，毕业于首都体育学院，早年师从天津画院顾立孝导师学习书法，数十年笔耕不辍，痴迷书法，后又经中国书画院院士、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苏波先生，及我国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的指导，书法艺术博采众长，书法遍临名帖，篆、隶、行、楷皆能，自成一法，别具韵味。

早年作品在《解放军报》、《铁道兵报》等报刊发表。现书法作品以榜书、草书为主，作品《剑》、《精气神》、《寿》、《德》、《道》等被著名导演尔冬升和各界领导人及企业家收藏。

其书法风格既秀丽典雅，又苍劲豪放，字体风格与书写内容的和谐与统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审美境界。

2011 年王建强的榜书《剑》被著名影星周润发收藏，同年在莱斯特加斯举办个人书法展，2012 年 4 月赴台湾进行两岸文化交流，作品《善》被前国民党副主席林澄枝与著名演员苗圃收藏并给予高度评价。

2012 年 7 月 28 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等联合承办的王建强书法展，在北京水立方隆重举办。其作品《沁园春·雪》展出期间受到专家、评论家的极高评价。

“世事重利不爱亲，那个更惜残疾人。散尽家财救聋哑，夫妇同谱济世心。不求名垂传千古，为筹善款献精神。诺于言词敏于行，法书精劲瘦且匀。笔墨精良真君子，篇幅堪为庙堂珍。”

这是一位业余词人被王建强先生的善举所感动，情不自禁的真情表达。

近年来，王建强卖字筹款，还树立了“以艺助残、以爱感恩”的理想，他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以义字、义卖的形式，用温暖的字作和美丽的心灵撑起一片爱的天空，为人工耳蜗学校募集善款。

2009 年，安徽九鼎拍卖公司年度春拍上王建强的几幅书法作品及一幅六尺书法《沁园春》拍得善款共 21 万元。他是用书法艺术谱写真爱的践行者，将“爱的种子”洒向世界；他用自强不息、以艺助残、感恩社会的精神，唤醒了许许多多善良的心灵；他用实际行动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2013 年王建强的学校终于迎来了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春天”。通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通州私立人工耳蜗语言康复学校被评为北京市残联康复系统第一，被通州民政局评为 5A 级学校。被中国聋儿康复中心评为全国定点康复机构，并且奖励 10 万元作为学校改善学生学习条件教学基金。孩子们的课本也纳入到国家教学规划，统一发放，并且师资力量也得到了国家的关注，一切向好的方向转化。

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破尔达斯是这样给信仰下定义的：就是你的信任所在，但与信任不同的是：信仰同时是价值的所在，总有一种信仰让我们充满力量，奋然前行。

王建强说，我的信念是来自美国加劳德特大学的专家的呼吁：聋哑人没教育好会影响社会。

他说，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2012 年夏天，通州派出所，打来了一个电话，让我们派一名教师，去帮助审讯几名聋哑犯人。由于他们很多干警不懂手语，所以，审讯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我们学校的老校长亲自去了。老校长是中央电视台新闻栏目手语指导教



王建强校长

师。一生从事聋哑孩子教育事业。

在老校长的配合下，用了一天时间，终于审讯出了结果，这是一个特大的盗窃团伙，有几十人。

为了表示感谢，公安局领导拿出 500 元钱，作为酬谢，老校长说什么也不肯收。教育聋哑孩子是我终生的责任，这是我应该做的。

王建强说，现在社会物欲横流，老校长年纪大了家境也不富裕。却如此淡薄名利，对我触动很大。

据中国残联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类残疾人 8700 万人，其中听力语言残疾达 2057 万人。一年前，大连市公安局破获全国特大聋哑人扒窃团伙，并且最近聋哑人作案已经向高、精、尖方向蔓延。采用恐吓、毒打等方式逼迫从全国各地骗来的聋哑人进行扒窃，每月初收取数千元不等的保护费，定期进行培训和经验交流还有论坛等。此团伙操控 200 多人在 11 省市作案涉嫌诈骗、强奸、盗窃、绑架、非法拘禁等 14 项罪名，59 人已落网。追缴各类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 260 余万元。

其实在王建强心中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他说，这些人更应该接受正规的教育，回归到正常人的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聋哑人没教育好会影响社会。如果人们都能同情慈善，以人道的行径来剔除祸根，人生的灾患便可消灭过半。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上指出：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这句话用在王建强身上最为恰当。

2013 年 5 月 21 日，于北京京广中心 28 楼的美国文化中心，初次前来中国参加文化交流的加劳德特大学师生，与记者分享了自己上大学时期难忘的点滴，并向希望前往加劳德特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了他们的宝贵经验和建议。王建强作为书法文化和聋哑人教育使者也应邀参加。

加劳德特大学于 1864 年由美国联邦政府特许批准，由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法律成立建校。该校是一所实行双语制教学、秉承多元文化理念的高等学府，通过美式手语和英语提高聋哑人士在知识和职业等方面的教育水平。

王建强说，这次会议给他最大的启迪就是，让聋哑学生真正意义上成为能读书写字的人。进行手语、语言双语教学，让聋哑人管理聋哑人，设立奖学金基金，进行全国、甚至国际聋哑学校交流。这是未来关于聋哑教育的一个大趋势。

聋哑人的教育不是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不可忽视。我们要一步步踏踏实实做好。王建强认为，

王建强有一个梦想，他向来看望聋哑孩子的青海省委领导表示，总有一天他要到青海、西藏、新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办一所聋哑学校。希望那里贫困的孩子，能听到世界的声音，能开口讲话。他说，那里的孩子太苦了，更需要教育。为此他在积极筹措善款。



中国书画院副院长李晔先生(左四)为学校题写“善为德本惠天下”以资鼓励

等教育，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印度戈拉有一句名言：有一种高尚是不声不响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格外惊心动魄。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奋然前行

中国宋庄以画家村闻名，王建强的通州私立人工耳蜗语言康复学校和他的书画院就坐落在这里。

北京通州双埠村同中国许多乡村的街道一样、狭窄、杂乱，居住着许多操着各地口音的外乡人。若不仔细辨认，从大门外望去，很难想到这里是一所有着 114 名聋哑师生的特殊学校。然而，王建强和他的聋哑学生生活就在这里，这是第六次搬家后的结果。

王建强曾经是一名铁道兵，青藏高原赋予他男人的血性，牺牲的战友让他感觉活着的美好。他从青海湖走来，军旅生涯与雪域高原的生活，练就他少言寡语、刚强、执着的性格。带过兵的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坦然接受并以军人独有的方式进行思考、执行自己的使命。

从教十五年，这所特殊学校培养了来自全国各地学子 3000 多人，这里学生年龄在 2 岁与 22 岁之间，其中年龄最大 57 岁。他们都是天生的聋哑人，手术植入人工耳蜗后来到这里，开始他们人生第一次的呀呀学语，学期约 2 年，而后输入到正常学校。

他说，想彻底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接受正规的教育。王建强的信念执着的似乎有点“偏激”，并为此付出十几年的心血和上百万积蓄。

尽管如此，这些年最令他头疼的就是像候鸟一样不停带着孩子搬家，他最怕房东敲门催交房租或者赶他们走，直到今天还心有余悸。

作为私立学校，王建强没有机会，甚至说没有资格享受国家特殊教育基金，包括师资力量量的配比。

他的事业就像校园里的草，一样一棵，独霸、顽强、茁壮，苦苦的支撑着。尽管他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为学说话的孩子对植物的认知所栽种的，但是面对这种环境、无法交流的学生，捉襟见肘的自筹经费，他的教育是何等孤独、艰难。

他是一个独自走在繁华都市和教育高地边缘的守望者，苦苦守望着春天、守望着他的艰难与梦想，却做着对国家乃至整个民族最重要的事业。

他说：“建一所民营聋儿语训学校，无论从资金、教学设备、师资等条件都赶不上国营康复机构，看似光鲜的表面，背后却负债累累。”

值得庆幸的是，多年来在夹缝中生存的通州私立人工耳蜗语言康复学校已小有

燥，满嘴是泡。

等到孩子父亲来时，大男孩终于喊了一声：“爸爸好！”当时，那位父亲抱住儿子声泪俱下，跪在王建强面前说，“21 年了，我等 21 年，我的孩子终于可以叫我爸爸了。”一股热浪涌过王建强心头，聋哑孩子是能说话的，从此他发誓，一定要办一所聋哑人康复学校，让聋哑孩子们都能叫爸爸妈妈。

尽管如此，仅凭个人能力，办一所民营聋哑语训学校谈何容易，然而，王建强并没有放弃。

没有教室，把自己家腾出来，没专业教师，亲自去特教学校请，没有资质，他天天到相关部门“蹲点；”买教科书、教具、文具……前前后后花去他数万元。学校好不容易开学了，家长一看简陋的教学条件，只有一名老师，领起孩子转身就走。最后王建强和爱人苦口婆心说服一位家长把孩子留下来试试，这一试却一发不可收。

既然要做，就尽力做好。王建强骨子里总有股军人不服输的倔强。

民营学校本来就没有竞争力，更何况是聋哑学校。只要他有一点积蓄，就尽量为孩子创造好一点的学习环境。为此他投入了近百万元，但是对于 200 多名孩子的开销，还是捉襟见肘。

王建强说，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拖欠学费极为正常，有一个叫多多的孩子，自从母亲把他带到这里，就再也没有来看过他，每次打电话都无人接听，家里把他当成多余的孩子抛弃了，因此，老师给他取名叫多多。

几年过去了，多多已经长大，能说话了，但是因为没有亲来看他，孩子十分孤独。王建强却宠他，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当成亲儿子。

由于长期拖欠房租，他被赶着搬家。白眼、冷遇，对于王建强来说是常事，为了孩子他咽下了。寒冬腊月，当王建强目光触及到孩子们无助的眼睛，看到孩子们抱着自己小被子，站在寒风里。这位刚强的军人，心酸地落泪了，他觉得自己很愧疚，对不起孩子。

2009 年，王建强发誓要给孩子一个安定的家，他背着爱人把家里留下最后十几万元的养老钱全部拿了出来，准备建一所像样的学校。

“聋儿教育是无底洞，国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你把自己搭进去，也不会有好的起色。”朋友都善意的劝他。

尽管如此，王建强还是有自己的主意。不管怎样一定要重选校址，建一所像样的学校，让孩子得到规范化的教育，再不用这样“游击”下去。

东挪西借的钱买完了盖楼的泥沙，所剩无几，更别提请施工队盖楼了。一向坚强的



王建强与中华艺术家赴台湾、香港、深圳进行文化艺术交流



王建强和耳蜗语言康复学校的孩子们一起过生日